



11

七世祖叙其所讀

澄野先生語錄

七世孫



繼述

涇野先生語錄卷七

鷲峯東所語

汪威問衣服之制先生曰古人制物無不寓一箇道理如制冠則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則有衣服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則邪僻之心無自而入故曰衣有深衣其意深遠履有絢綦以爲行戒故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諸生今日之學雖一衣解結亦要存箇念頭務時時有所見方可謂滿

目皆忠信篤敬也

東郭子曰今之爲學如扶醉漢扶得一邊倒了
一邊先生曰醉漢還容易扶兩邊扶住則不
倒若此心倒了却是難扶

何廷仁言程子張子之心無夢物我之間如張
子方與弟子說易聞程子到善講易即撒臯
比使弟子從程子講易程子方與弟子論主
敬之道見張子西銘則曰某無此筆力可見
二子之心甚公先生曰此正是道學之正脉
如孔門之問答虞廷之告語皆是此氣象可
見古人之學絕無物我之私

先生曰章楓山先生甚好致仕在家時甚清貧
自處三間小房前面待客後面自居家中子
弟甚率他教先生諱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
門人告歸省先生曰人居家中須要二三同志
者相處方能幹得事業同志不專在於文章
凡篤實純厚者便有琢磨去處道便自此行
也

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慾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于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自此積

先生嘆曰自古聖人第一是舜遭人倫之變而皆能化之可見舜爲善的心無一息之間

問學不可不講曰若徒取辯於口而不躬行也無用如今日看某句書於心未穩當行某事心有未慊須是與朋友相講明然後纔得的當纔得自慊即可坦然行之無疑可見學要講明做去

問存心之說曰人於凡事皆當存一箇心如事父母事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畧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

先生講畢謂諸生曰學須待一人問畢各人將某所言者潛思體驗過然後更端再問方有所得若不思索不待問畢而又發問只是漫然

先生謂諸生曰昨夜寢時各人所思何事試為我一言標對曰生想程子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此何謂也先生曰此因人以見天

也又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此又何謂也先生曰上二句是易言似分開了下二句是程說見道器非二也沐對曰思天理人欲曰此猶是一句渾淪話似尚未用工也吳光祖對曰生昨夜想家事於父母上更切先生曰實亦人情之常想父母自是好還要所想處直使父母至於千百年尤好此工夫却在自家身上若能修身慎行則所以孝父母者至矣章詔對曰

生常想偏隘處要克去曰能知弘大則偏隘
自去王朝對曰生昨晚誦先生贈何栢齋文
想要不變恐猶未能大器對曰生想進德修
業工夫比博文約禮更切先生曰一般也曹
廷欽對曰程子言人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
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生想要以此處
友先生曰不可以此自處威對曰程子說苟
非自暴自棄豈不可與爲君子威誦此言不
敢暴棄先生曰此意思亦好然觀諸生所言
皆知切已用工只是要不已方能有進不可
徒想而已

章詔問程子所謂大其心胸其工夫是克已否
先生曰克已亦是更看西銘好西銘言弘之
道如人心不大雖一家兄弟長幼宗族鄰里
亦分一箇彼此何況於天下惟大其心則聖
賢與鰥寡皆吾兄弟何有一毫之間故曰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先生謂諸生曰做工夫當思二程先生接人何

如處已何如濂溪橫渠接人何如處已何如
又上思孔門諸賢接人何如處已何如以此
思擬不已則其進無窮蓋有標準自不妄動
也

人性皆善或有隱於田畝者有隱於商賈者甚
至有隱於雜流者但無人化之耳使用人化
之皆可進於道而不廢故欲諸友到處以善
誘人

東郭子曰橫渠以禮為教乃是聖門的傳先生

曰然禮自有許多儀文度數收人放心不可
不知當時門人若呂與叔蘇季明范育輩皆
得其教其餘不能也此學至今傳者少矣

東郭子曰講學甚難若教人專治內則又恐人
務於虛寂若教人專治外則又恐人務於偽
為先生曰惟說專治內專治外此其所以為
難也故精義所以致用安身所以崇德

東郭子曰我因此病知得保守進得些學先生
笑曰因病也能進學則可若謂學必因病而

進則人必皆病而後可以進學乎東郭子曰
因病省了許多人事故可進學先生曰接人
事亦自有一番新意可進學也東郭子曰然
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
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
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
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却喚做
甚麼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

先生曰致思之功甚大書曰思曰睿睿作聖
是通乎微能通乎微而造至熟處便是聖人
今人都不曾思者書時或致一思聽教時或
致一思無事靜處之時多不致思人能常常
致思擴充天理出來自然止往

先生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夫子亦以知過為
幸聖人心地平易有過隨人去說人亦爭去
說他的過是以得知真以為幸今人所以不
聞過如何只是訑訑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
之外有過人亦不肯說與他是以成其過學

者貴乎使人肯言己的過便是學問長進
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柄橛然後纔把捉
得住不然鮮不倒了如叔手不定便撒擺立
脚不定便那移

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
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即我也
本恭曰領先生之教固多此回再求一言見教
先生曰我平日所言的但不要變了就是如

隨所在化人然後我的言語才有着實

先生曰汝輩違了父母違了妻子違了親戚鄉
黨到這裡為學須是勇猛前進見諸言行換
一箇好人纔不負了初心歸見父母鄉黨亦
自悅樂

先生謂威曰鄧子華甚甘清苦昨日教汝輩送
他非是徒送耳觀他動靜行李以驗之於已
便是學也

先生曰學者存誠工夫只是要不息能一夜不

息則一夜之聖人能一日不息則一日之聖人若常常不息則常常是聖人若息則便走入夷狄矣

威曰如今學者一箇人恰似兩箇人對師友是一樣獨處又是一樣須如程子所謂不欺暗室纔好先生曰此便是慎獨須要使為一箇人因舉邵子不欺暗室詩

先生曰今日為學須是把一切富貴雜事都斬斷了一心只是為學然後有進今人皆被這事纏繞了如何得好然斬斷了也甚難非是至剛的人不能故聖人曰吾未見剛者

右門人休寧汪威錄

劉邦儒一日見先生於柳灣精舍適一友持春池卷來題先生題畢謂邦儒曰吾輩胸中不可不常見此景象問曰何也曰見此則滿目生意盎然活水流動無滯矣又問何以能見得曰只是收放心

邦儒歸省武陵先生大書志伊學顏賜之因請

教先生曰我的意思盡在這四字上此回能
做得顏子安貧樂道功夫不息不能為伊尹
之堯舜君民事業矣

邦儒問臨事優柔不斷如何曰此只是見理未
真耳若知理已真而又不斷者非因循隱忍
必利害是非怵其中也

象先問朋友相聚時言語固當長幼相遜但說
道理有未安處當如何先生曰人有說得是
處便要虛心取了他的有不是處也要與他

講幾句使此心無一罅子芥蒂方好若一狗
着長幼之序聖賢之道便不得明了且因年
之長幼為言之間侃亦可

有一相知見先生言二友因爭取書抄至失和
氣先生謂之曰試問所抄書中有此事否

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意於格
致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
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
的工夫其間自有這些節次且如佛氏寂滅

老子清淨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成其意可謂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為無格致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着實去做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自不可闕也

先生曰汝輩今日在此講論不消拘拘於經史上即如今日用應接上下或言語衣服却都是學今人說及此便以為粗迹了此等處講得既明却就要下手去做若有一等人所講者是一樣看他穿的衣服住的房屋又是一樣這便不可信他若所講者如此著的衣服住的房屋也是如此這箇人一向這等去何患不成

象先問宋太祖收藩鎮先儒以為趙韓王有仁者之功竊謂宋室後來削弱或基於此先生曰宋室削弱原不在此蓋由丁謂王欽若王安石呂惠卿韓賈秦蔡諸人壞之耳詩云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當時如司馬光程正叔朱光庭等皆一時稱賢

顧乃自以為黨刻石國門雖石工心知其非
不忍鐫名諸君亦不肯從用舍顛倒如此何
得不亡

何堅始見於先生問學曰立志又問看書心未
定如何曰凡心有擾亂且揜卷靜坐熟思古
人作用處乃可言定耳

先生曰汲黯內多愆而外施仁義之語極有力
量閱史者多忽之設以身處其地始見其難
耳然於此亦可見武帝納諫

先生曰舜之好問好察正為不得民之中處耳
堅問生輩不能好問好察病源安在曰此問
甚善但就於不能處自考便是病源堅曰多
是好高自是不能下人曰此猶是第二着還
是不知也苟能知舜之欲竝生哉之心則自
不容於不問不察

或問中庸甚簡易何以不可能先生曰唯簡易
故不可能

堅久病先生遣使者數問僧舍紛擾喧笑卧不

成寢偶思先生求靜於動之教久之心定愈於未病之時矣竊喜其有病而忘之也及病愈心反不及病時收斂因往謝先生而請問曰堅每見先生時私意盡釋此心自然靜定及退未免私意復萌何如先生曰正要在此時做工雖無師保如臨父母今汝所言是進見時一箇心退後又一箇心如覺有間斷時或於良友處講學亦攝伏身心之助

右門人武陵劉邦儒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八

鷲峯東所語

許象先初見先生請教先生曰學者要在隨事精察體認

呂潛問人事難以應接先生曰都不接來未免有失人處都要接來未免有失己處孔子云汎愛衆而親仁

何城問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所信只是理否先生曰固是吾輩且替他想着怎麼便不肯

自信象先曰莫不是知得反身尚未能誠否
曰但且就吾人自家身上看且如 朝廷把
你做箇兵部官果能自信兵儲邊策將士之
心一一能周知否把你做箇吏部官果能自
信庶司百吏賢人君子一一能周知否漆雕
開不自信只是心不自足故夫子悅之且如
子路率爾而對我能道千乘之國便是自信
了夫子所以哂其不讓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去得先生

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得去須要積久工夫
纔得就是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
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
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
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
中即又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已獨
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
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
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却難也

呂潛問理欲界限甚明何為人心每每沉溺於欲先生曰還是見不到如簞瓢陋巷他人則憂顏子便樂蓋真見有重於此者夫何憂

呂潛問學者自做秀才至中舉中進士心只是依舊不動方是學先生曰此意却好前日顧東橋見我云彼處有箇秀才只有學識中不得舉心甚憂予謂此正是無學識處如中不得舉心憂便為舉人牽扯去了中不得進士做不得官心憂不免又為進士與官牽扯去了如此等心便不屬己身了非是不要功名富貴須不累於功名富貴纔是

象先問文王能使家國天下皆化竟不能化紂莫不是紂下愚不移否先生曰此大有說紂固下愚難移且當時前後左右莫非妲己飛廉之流雖有善言無由而入况文王身且不能見容若非散宜生闕夭之徒處置出來幾不能免矣象先問散宜生之事文王知否先生曰文王在美里中怎麼得知然此亦是聖

賢善用權處蓋宜生知紂之惡不可回文王之聖不可死故如此處置孟子嘗稱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他也是聖賢了惟其如是故紂解文王之囚且錫之斧鉞得專征伐又得以伐密戡黎去崇侯虎當時天下所以不得深受其害故聖賢一時之權實天下之利其用心如此

問岳武穆班師是否先生曰如何不是天下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君臣之義

唐音問申生待烹之事人議其未免陷父於惡如何先生曰晉獻公溺於驪姬元是惡的不是申生陷他申生不逃待烹雖若過乎中庸他的心却合乎天理之公了故謂之恭世子若再說他不是却是世之逆命不死者却好也

先生謂諸生曰吾儒心中常使有餘無不足處纔好所謂有餘是甚的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便是

先生曰仁者人也凡萬物生生之理即是天地生生之理元非有兩箇故人生天地間須是把已私克去務使萬物各得其所畧無人已間隔纔能復得天地的本體夫孔門諸賢於一時一事之仁則有之求萬物各得其所與天地同體氣象便難惟顏子克已復禮幾得到此境界故夫子於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惟與他說得他人無此度量夫子不得輕與也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亦可做得學者但於已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于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諸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

康恕問羅整菴譏象山只論心不及性先生曰

只論心論性不論行亦未是須著自家行去
方好象山謂六經皆我註脚如這等議論儘
是高明的但却未曾如此行耳如與朱子爭
辯便忿恨不平甚至罵詈躬行君子豈是如
此恐所謂論心者亦亡矣

先生曰何叔防每於我言不合處便對曰城再
想這意思甚好如舜大聖人也他說的不是
禹亦曰吁子路於孔子之言有未安便曰迂
若他人不管曉與未曉只唯唯答應過去豈
是道理豈有長進

先生謂知得便行為是謂知即是行却不是故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隨猶形影然又猶目
視而足移然

先生曰鄒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
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竝不說知上去予謂亦須知得
何者是天理何者是人欲不然戒慎恐懼箇
甚麼蓋知皆為行不知則不能行也

永宇問聞人譽已似不喜但於毀言終未免有不能什然處先生曰須是聞毀言不怒纔能聞譽言不喜此是一套的事

問三王之制禮作樂何以能與天地鬼神合先生曰繫辭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禮記謂禮由陰作樂由陽來天地自然之禮樂元是如此三王之制禮作樂一順天地至公之心自然無毫髮私意杜撰出來故能與天地鬼神合伏羲河圖之作亦有來歷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非自作但能近取諸身耳故張橫渠嘗有云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鮮矣

康恕問格物如鳥獸草木之類亦須格否先生曰所謂格在隨時隨處格凡念慮所起身之所動事之所接皆是皆要窮究其理然鳥獸草木元初與我也是一氣生的怎麼不要格如伏羲亦嘗觀鳥獸之文但遠取諸物必須要近取諸身纔是若離却己身馳心鳥獸草

木上格做甚

先生曰程子謂鳶魚之論於學者極有力活潑潑地最有味蓋子思鳶魚之咏即是夫子川流之歎一般見得道無不在工夫無一息可間斷得然說到鳶飛流水處極是緊切的見得工夫有少間斷便與道相離了此所以須是時時省察不使離道於須臾纔好後來如周茂叔愛蓮與不除窓前草張子厚聽驢鳴皆是於道之不可離處實落見得非為蓮與

驢也

問妻子好合後何為繼以鬼神章先生曰學者須是學到通得鬼神處方是實學如舜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禹黃龍負舟須臾俯首而逝皆是通得鬼神處後來如程子為鄆縣簿有邀去看石佛放光者辭云適政不暇往可取其頭以示其光遂滅又有一人謂曰近有一奇特事問何事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程子謂其亦有一奇特事每食必飽亦庶

幾不惑於鬼神者然聖賢能如此却從那裡
得來亦只在不忽妻子上做起不忽妻子處
正是慎獨就是能與鬼神合其吉凶
諸生因問尋樂之功如何先生曰亦只是自各
人已私牽繫處解脫了便是

先生曰天下無一事非理無一物非道如詩云
灑掃庭內惟民之章夫灑掃是至微細的事
而可為民之章故雖執御之微一貫之道便
在是也

象先問孔子正名莫不是以誠意感動他否先
生日亦是莊公不知有母穎考叔何人尚能
錫類况神化如夫子定是有處必是先以誠
意感化衛輒使之哀痛悲號以迎蒯瞶又以
誠意感化蒯瞶使之披髮左袒以謝南子然
後以蒯瞶當位而輒嗣之此便是孔子的本
意

先生曰予一以貫之這一字非泛然的一如書
咸有一德之一然亦未嘗不自多學中來但

其多識前言往行便要畜德多聞多見便要寡悔寡尤所以擴充是一而至於純故足以泛應萬事若只泛泛說箇一則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元自不純理與我不相屬了又何以貫通天下之事此便是后世博學宏詞雖少亦害而况于多乎

先生謂諸生曰觀論語二章亦便可見孔顏的學問如高堅前後博文約禮此便是孔顏之天德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此便是孔顏之王道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先生曰堯舜之時去古未遠人心純是好的易於變化故當時人人君子比屋可封雖有二讒頑難化止是四凶驩兜數人而已時至春秋則習染日深人心不復如古了當時孔子相事而為君相與而為徒皆是先經過一番習染來的甚難變化觀論語中多是因人變化委曲造就真如一大爐冶使孔子得位便是堯舜一般手段凡看論語於聖人此等

處更須思索不可一下看過

右門人微歛許象先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九

鷲峯東所語

十年冬許象先辭歸省先生曰近日諸友多北上汝獨南還諸友中每告以隨處力行汝此歸亦當如是然於此等處須是着做一樣方始是學出處元是一箇道理不可謂處輕於出也

先生一日謂諸生曰逝者如斯夫子見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過趨坐作無兩心其純亦不已

便是如此學者須是自強不息體這樣子行去纔好若見冕者尊貴便知敬他見瞽者是無目的便忽畧了却不是且天下無目的亦廣着如那樣有位有勢的人皆是有目的的一般那樣無位無勢的人皆是無目的的一般如於此等類亦須是要看做一樣何堅問如此則無所謂分殊矣先生曰所謂殊者如所謂三親九族之類云耳非是將勢強的作一樣看勢弱的作一樣看有目的學之是畫無目的譬之是夜若但知敬冕者而忽瞽者正是如水却流行于晝而停止于夜矣便不是學先生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箇物正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于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蘄曰蘄夜睡來心下有所想

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麼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

聶蘄問曰好樂憂患與畏敬哀矜等類何所分別且心正後身何以猶有偏處先生曰好樂自心之存主處說尚在已心上畏敬自身之臨接處說已及人了所以大學工夫正心后至卒然臨事時工夫不密不覺猶有偏辟處先生因講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願謂象先曰汝

那裡有箇潘希平自戶部郎陞知荊州府事予往送之希平因請教予見希平嘗置其子于樓上讀書因謂之曰希平視荆民如樓上之子可矣希平請問其所以予謂希平視其子登樓則使人扶之下樓則使人持之時其饑餽之食時其渴飲之漿時其書聲不聞則朴之恐其或惰時其書聲不絕則節之恐其或勞視荆民如已子何有不可希平曰州縣之廣安得人人視之如已子予謂州縣之吏

有如希平這樣心的把已之心事付托他亦
有無希平這樣心的把已之心事詳告他又
何不可希平又謂荊州適饑饉之時賦稅既
免而祿米廩餼之類又不可缺的歲辦既蠲
而往來供億之類亦不可少的此等處却如
之何予謂予之家無饗殮客無饋饌則亦求
之樓上之子乎抑別有處也於是希平深以
為然然此還是謂視民如子的說若康誥云
如保赤子赤子却是箇無知不能言的視民
如無知不能言之赤子則亦何所不至執又
謂予鄉有劉先生曾作曲沃縣來凡民有罪
別縣多是罰金紙他止是罰些糧米棗菜等
物無事時晒貯之後值年荒旱別縣民皆流
離失所惟他這縣獨得生全這樣的人皆是
心誠愛民如赤子故害未至而預為之防因
謂諸生曰他日皆有安養元元之責任的這
等心腸却不可不自今日預養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却遺了中字是墮於一邊

如何先生曰儒者多謂韓退之原道而不及格物致知為有所遺予謂言道不必盡把前聖賢之語一一數過纔謂之全盡若孟子序恒言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連正心誠意都不曾說不又大有所遺乎故易亦曰保合太和安知子厚之言不有見於此不必拘拘牽合中字來比對着況聖賢之意亦自多有互見處

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箇是兩箇章詔曰自天賦與為命自人稟受為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箇陳德文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却是兩箇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本相近但後來加着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打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之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

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

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欲兩件者恐還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箇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却廣着不但未與事物應接時是獨雖是應事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麼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裏工夫却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說得有不合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堅遽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纔說未曾了未審汝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空說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慎獨的工夫堅由是澄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說喜怒哀樂前來個氣象便不是須是先用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曾用過工夫來怎麼便見得這中的

氣象問孟子說箇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
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即是天之
二氣五行亦只是打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
義禮智隱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
切緊好下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中
了即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流怒時體
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
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皆在是
矣叔節又問顏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
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却是做過工
夫來的

先生曰時中的地位儘難如孔子說夏時殷輅
周冕韶舞有多少不同處與上大夫言便問
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麻冕純儉便從衆拜
上便違衆從下此皆是孔子的時中處顏子
仰鑽瞻忽每在於此若他人要隨時便忘却
中要執中便背了時看來這時中君子非是
致過中和來的怎麼能得如孔子祖述堯舜

而又不憲章文武方能酌古準今矣雖周公仰
思亦是此物凡聖人因人變化對時育物皆
可玩也蓋中雖有定理而時則無定位

先生曰舜好問好察他的大智全生在這好字
上故夫子亦嘗說我好古敏求這好的意思
後人便沒有也舜在深山河濱雷澤一般與
人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者幾希
若舜說我是聖人這些人見舜訑訑的聲音
將望望然去了誰與共居舜雖欲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打那裏得來這等看來舜之智不
全是生知在一好字上聖問生輩不能好問
好察其病安在先生曰這各有箇病痛須是
各人自家檢點出來對曰只是好高不肯下
人耳先生曰此還是第二層事元來只是視
天下的人與己若不相干涉無舜這般心腸
觀舜雖至讒頑猶欲竝生至於有苗尚欲來
格視天下的人有一不得其所皆是己性分
有欠缺處便如此他人怎麼得有這等心腸

後來若顏子庶幾是為得舜的樣子觀其自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他自是能擔當得起故子思序舜即繼以顏子諸生中亦有為舜的心否有為舜的心須是要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先從顏子學起易泉問盡道如聖人猶有不知不能衆人便都自諉了如何先生曰觀備道之全體如聖人猶有未盡處况不及聖人者乎可見道是這樣大的而人不可不為因嘆古聖人一箇禮

樂不知便往周問於聃弘一箇官不知便往譚去問郊子看他是何等的心地後人猶有大於此者亦只是隱忍將就過去了便沒有箇要求全盡無愧的心仲開問問禮問官恐是小事先生曰道無大無小知官可以安民生知禮可以復民性如何者做小的泉問鳶飛魚躍與語大語小通否先生曰此是打做一片說得的這等看來古人滿目便見天理流行滿目中皆是道孔子致嘆於逝水

子思有取於鳶魚皆是心常見得後來程子亦是實落為這學問的他看到子思鳶魚之論便提掇出來謂子思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他亦不是浪說諸生今日亦須勿忘此意觸處見得方是學問無間斷處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先生看書之秦誓至一個臣無他技處因嘆曰此最天下治忽興衰所繫書始二典而終秦誓見得須是無秦誓妨賢病國的心胸方可做得二典時雍風動的事業

有一相知問近日有志好學但多有不得於人處先生曰還是不得於己孔子不嘗說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終不道自家不中却怨那正鵠干那正鵠甚事正鵠於我有甚恩讎故今日亦惟修其在我者而已其人遂感云莫不是自家猶有未誠處否先生曰然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語可謂善自體會矣

有一御史言竊有志向上恐同僚中或不喜目
為好名故近歲只會同志者三四人更相勸
勉修行慎獨默默做去不使外人知後來到
京時有一同僚者素不喜此學朝夕與居時
或微諷或默諭自是亦漸覺相感化將來先
生曰這等看來其為人知莫大矣然道學之
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
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

詔問非禮勿視聽言動何以惟顏子足以當此

先生曰視聽言動的工夫亦難着吾鄉有箇
行人出使外國黔國公請他舉席皆是些珍
寶的器皿中有個寶石嵌的酒盃其行人在
座中時一視之後宴畢黔公舉以贈視瞻之
不可不審有如此者且如雖是一個言條件
亦多着如在官言官在朝言朝或言及之而
不言未及之而言未見顏色而言皆是非禮
處就是一揖中間也有過高過卑的動容周
旋有多少曲折處推此類可見視聽言動的

二夫極細密地位儘難須是有顏子三月不違的境界纔擔當得起

先生曰曾子易箦的去處真是天壽貳他不得的時象先在旁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先生曰房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即嘆曰是尚可以干祿乎我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箦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夭而已諸生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先生問林秀卿近日做何工夫穎對曰這幾日將撥歷殊覺多事可厭先生曰正好在這裏下手做工夫不可惡他多事就是撥歷中間或衙門遠近道途勞逸一以道處之勿以這般小事動心則他日當天下之重任庶事之繁劇可以無難矣

胡炳一日看聶蘄來先生曰汝兩人相會亦曾有幾句好話說否對曰炳見士哲舉外人多

以好名相目為講士哲云不要說你好名不好名只看你為己不為己先生曰士哲這言甚合我意看來學者為道亦須發得幾句出來纔是驗也因謂炳曰汝得友如士哲可以往來取益矣

詔問一妻子兄弟之得所便順父母如何先生曰試自驗來一家之中夫妻反目兄弟鬩牆起來父母之心怎得安樂必是兄弟宜了妻孥樂了父母之心纔放得下然此却是作一

家的父母者若王者有宗子的責任却是以天地為大父母了必須是使天下萬民萬物各得其所纔能使天地之心悅豫得又問樂妻孥宜兄弟亦只是性情上做功否先生曰然如閑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舜見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是也問父母順如何就是道之高遠先生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且定這等看來順父母的道理是甚麼樣宏大又問順

父母便繼以鬼神謂何先生曰道是箇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隱無顯的始雖只造端乎夫婦極之便可通乎鬼神又曰恁地看末子思實是得孔子之的傳孔子實落是與鬼神相屈伸變化往來得的故子貢問人不知他便說知我者其天子路請禱他便說丘之禱久子思非是實落見得這鬼神怎麼既說個體物不遺便繼以誠不可掩敢如此說來

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

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作兩樣着了須是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着俗人便即事即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語象先曰吾輩平日安得有這樣度量

先生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

的學問是何等樣的大後人雖有知古的或不能知今便流於腐儒雖有知今的或不能知古便流於曲士知天而不知地便是能圓而不能方知地而不知天便是能方而不能圓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學問先生曰致曲工夫甚難曲即是委曲處如水之千流萬派欲達江達海中間不免有些砂石障碍山谷轉折便有多少委曲處須是悉致之纔得與江海會通着昔日有二生同欲致

書於其長一生適有事就免無事的這生為之封裝其生與己的封裝甚整飭於人的便覺潦草此亦是不能致曲前日初啓柬來見說他在場屋中一生有寒疾不能終卷他便把已身上衣服解下一件與他穿其友還不能寫又教他面向裏背向外寫其友猶不能又將兩個軍的衣服脫下來將外面遮著其友纔得終卷出看這一事便是他能致曲處但未知他每事皆能如是否耳凡學者惟是

這一灣難過故予嘗說致曲與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慎獨皆是一樣的工夫

聶蘄與一友論作聖人事一友謂作聖甚難蘄謂肯作聖亦易友問怎麼便見得易蘄謂吾輩今日要去挖那聖人的心安在已心上却難吾輩元也有聖人那個心故易耳先生聞之曰此語說得極緊切我不嘗說來不是天限定春秋戰國時專生個孔子孟子乾道時專生個周程淳熙時專生個朱子又安知

今明時便沒有賢者夫人亦在乎為之而已若顏子孺然在陋巷中誰信他為得舜也他便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看他是何等剛毅因念及弟栖昔在太學時有一老友戲曰看你的模樣是要做顏子那栖隨答曰老兄怎麼知我便做不得顏子恁的志向却是個剛毅今已亡矣惜哉

先生曰胡賦這回能不責債者之償此亦可謂能行所學矣這等處非是見得義上重怎生

便能輕得利如此

吳祐云適間許象先道及先生教學者克己工夫自各人已私上克治間之心甚快先生曰正是各人都有個病痛如聖門諸子一般子張便有子張的病痛樊遲便有樊遲的病痛只自各人的偏處整頓便亦可與這中正的道路會通得頃之吳祐自謂看來只是為這舉業纏縛了人先生曰這便是你的病痛你便要在這裏整頓不可為他纏縛了亦便是你的克己工夫能得此你心不大快邪

吳祐問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麼名來若心下思稷只是個養民的名契只是個教民的名怎麼便能千萬世不泯把這箇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善若只是空空慕個名不肯下手去做却把名也無了

有一御史來見先生談學先生謂之曰侍御今日為的是程伯淳的官須是要為程伯淳的

學纔好問伯淳之學是恁地先生曰只是個
仁他不嘗說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
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這便是他的學
問因問體仁的工夫遇著相講時覺自有振
發的意思但過後便忘了如何先生曰這等
看來定是還有箇忘的根子問這忘的根子
在那裏先生曰亦多著也如今好作詩的這
詩亦會忘了仁好作文的這文亦會忘了仁
尚勢位亦會忘了仁至于聲色貨利是極粗
淺的更不消說須是尋得這根子一下斬斷
纔不忘了仁故孟子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也故或對朋友講論或對着書用或察
吾的念慮皆有事勿忘的工夫故孟子說養
氣以集義為事故予謂侍御今日亦必以體
仁為事乎問孟子說集義先生只說體仁如
何曰集得義便是能體仁體仁義亦在其中
矣

有一生見先生問遇事多不能忍如何先生曰

書不云必有忍乃克有濟有容德乃大故君子寧使我容人毋寧使人容我生感之曰非是至親如父母便無有肯把這話與我說的遂歸以是記之於壁以自警他日又來見云聞教後心未敢放適理事時有人投書心甚不平於是默想先生容忍之說遂止然心終不能什然却強制住了先生曰我不嘗說來孔門教人只是求仁知得這仁的意思於人何所不容於事何所不忍我們元初却與天地一般無一毫欠缺但先狹隘了便無天地覆載氣象訑訑聲音拒人於千里外矣故予又每說舜好問好察之智必先有竝生之仁故今日亦惟在默識耳

象先問平居無事之時想所以接人待物者庶乎不謬但纔臨事便別就是奴僕有不如意雖強制不怒未免猶有意思在如何先生曰這處還是不曾致中故發不中節若預先想個接人待物怎能勾事到相湊合不謬也若

致得中了臨事自會不差或有一二差處演
習行之久便如輕車就熟路矣

先生語諸生曰近日做工亦有下手處否一生
對曰聞先生教後每在燈窓下便想着先生
曰不但在燈窓下想着須是時時想着纔好
曰但精力不足此心未免有放下的時候先
生曰纔覺放下時便自提掇起來却不好也
又曰如能得此便是上手工夫矣

右門人徽歛許象先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

鷲峯東所語

鷲問聽先生講論時覺有所興起使得常常如
此聖賢可學而至乎但恐不能持循為外誘
所奪柰何先生曰孟禽楚人也子秦人也焉
能常常講論乎故全靠師友則求諸己者便
懈惰外誘由是而至也橫渠六有銘不可不
常接乎目又問獨坐閉戶頓覺此心虛明凡
有觀覽便自省悟似於道理有會合處若可

上達竊謂一日無欲可作一日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便是終身聖人不知是否先生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時或有欲則與閉戶獨坐時之無欲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欲一獨坐不可便了也子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榮文繡峻雕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時白刃顛沛之際耄耋昏倦之日皆如此號房之獨坐也人雖曰子之非聖人也吾不信矣

問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夫子便稱之曰賢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夫子便喜之二者雖所造淺深不同然今之學者若能於貧富關頭擺脫得去便是求上達境界先生曰此是第一件學問能乎此可以塞天地而輕王侯矣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今日只當求仁若於仁能有得處更須論他個簞瓢狐貉也

問象山云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

子精神不及顏子用工却易觀其問仁之時
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為仁又發露其
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告之
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至仲弓問仁夫子
但答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只此便罷也顏子精神高既磨
礪得實仲弓不及也此說如何先生曰此象
山想像之言幾於捕風捉影矣且顏子最有
精神用力宜易今反以為難仲弓精神不及
用力宜難今反以為易不幾於倒說乎

問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若是醉而不出屢
舞僂僂屢舞僂僂聖人亦應何如處先生曰
古人飲酒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不苟飲也可
以聖人而同於流俗乎其溫良恭儉格人處
自無僂僂僂僂之徒矣

問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乍忽之際固
應如此若稍從容亦須有言及馬也先生曰
此正觀聖人貴人賤畜之心於乍忽之頃從

容時不須論矣

問先生云品題聖門諸弟子不若先品題在己此是要生實下工夫意今但知志道猶不免有得失存亡之時不識如何可以立以到權耶先生曰纔覺乎得處存處不使失亡便是立得到不知其得處存處則於道俱化矣如是而不可與權者則夫子有吝言矣

問夫子告顏淵仲弓為仁二條比擬於己實未能及但日用行事頗有不欲勿施意思而又
有責成他人待己亦似己之待渠意此又是私意了循而上之如見如承而克而復又當何如下手先生曰既知是私意便在此下手去之如見如承亦是此而克而復亦是此顏淵不是天上客孟禽不是塵中人天理是一個天理不分今古私意無兩個私意何別賢愚

問大學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二句便是誠意了慎獨只是起頭用工處是看先生曰說慎

獨是起頭用功處足見曾用心下手學也但與誠意對言似又支離將所謂起頭用功者有外於好善惡惡邪故念慮之起覺得善惡就是獨必好必惡就是慎

右門人襄陽劉鸞錄

顧應熊問學先生曰只是立志志定則學成先生曰學者開口便說仁怎麼便能令有諸己象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故學者在隨處體認則得之曰正是鳶飛魚躍無往非此會得時活潑潑地然學者須要用參前倚衡之功纔見得鳶飛魚躍無往非此

問以能問於不能如何先生曰某嘗說此節與舜之大智相類易象問何謂也曰舜之大智止是一個仁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欲竝生哉無一毫私意間隔於其中無一物處之不當故人有善必取之於己己有善必推以與人問於耕稼問於陶漁問於在朝皆非

心之所得已也今學者只是見不破這個仁與人物若不相干其有不得其所者就不肯思量去處他更肯好問人邪顏子之心亦與舜同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何等激昂講畢又曰某嘗謂大舜生於千百載之上貴為天子者也顏子生於千百載之下匹夫之微者也自他人視之一定把舜做個不可到的人又何敢曰有為者亦若是顏子不畏而有此言故卒能如舜我等學顏子之學須提醒此心果有個欲竝生執好問好察為舜的心纔好

問過內自訟初無形迹著見人誰知之聖人遽以絕望於門人何也先生曰此見內外合一之學也有諸中必形諸外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能訟必能改也夫子當日絕望甚言見改過之難得爾

問知風之自如何先生曰凡事必有所自如人之毀譽是非必自己之得失我嘗說雖是個

人君其天下生民之安否四夷之叛服百官之違順其風端自乎已於此而能知之則獨必慎德必修如何天下不治

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宣之其得貧受得苦七月間其僕病且危宣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勞筋骨未嘗見其有愠色可以為難矣廷仁對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顏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者來君子之學惟重乎

內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亦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顏子之不改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有所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爾其嘗云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都只是耻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

問立志先生曰言人便以聖為志問工夫日程子云其要只在慎獨又問今人不能立如何曰學者只是或畏人之非笑或牽扯於利欲

或滌蕩於富貴有許多病痛如何教他做得
立也

十一月十三日先生宿齋於會同館顧與章詔
同在寺中顧曰良友切磋甚為有益宣之將
歸矣其何以教我宣之曰學者只要常惺惺
法苟常提醒此心不汨於貨利不溺於聲色
纔是篤於道的顧曰再何以加之宣之曰敏
於事而慎于言顧曰然有諸中必形諸外着
實做工夫的人則動止語默自然不同來日
聚講又何患羣居終日者邪

蚤問安于先生備陳其論請教先生曰如此
一日游震得曰學者只是意向不真切意向真
切則適道不差但欲做工夫每為氣習所奪
監中往來朋友未必一一同志甚至有譏刺
之人將如之何先生曰朋友往來固所當擇
然但如夫子曰毋友不如己者纔好至於人
譏刺之又何足介於心我說人只是箇不自
信能自信了則任他說不妨故我常與人說

寒必要一件衣穿穿了衣人再說我寒我便不信他饑必要碗飯吃吃了飯人再說我饑我亦不信他看來此處亦只是自信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富貴也不能淫居貧賤也不能移居患難也不能屈無入而不自得故曰居之安不知汝近來於安處亦到一二否乎震得曰受教矣

江東暉曰學者皆有為善之心而今只被舉業纏繞不去故德不能修學不能講爾先生曰然舉業亦是一件事做秀才專把舉業來講固不是棄了舉業不理也不是顧曰舉業本不害人但於作文時無患得患失之心好名好勝之病就是學也先生曰此說未必然使在窓下不能博覽經傳誦書作文一日遇主司考試題目不能應答就去怨主司不取這却不是學了看來還要責之自家問鄉黨衣服之制盛德之至也今有志於道者

便侈然戴我冠服深衣自以為聖賢之徒聖賢果在衣服間乎先生曰程子云制於外以養其中由乎中以應乎外作聖工夫雖不專於在外然服堯之服亦不可廢惟以其服而已矣乃行之不稱也不幾於書所謂服美於人者乎

良貴問昨講仰鑽瞻忽生未得聞請再發明先生顧謂欽德輩曰記得前日所言否諸生默然先生曰是尚未曾仰鑽瞻忽也夫高堅前後豈可他求執貴鄉之問便是瞻之在前諸君之忘便是忽焉在後於是諸生皆瞻顧錯愕先生曰此尚不可瞻忽邪

堅問在學諸友責備在家兄弟亦每責備先生曰諸友責備外有益友兄弟責備內有益親叔節如此何患不長進

顧問賦性粗厲不能容人過差如何先生曰知得粗厲就要變化去方是學且不能容人過差便是己的過差

江野先生言金
聖論被人之非笑顧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人只是弗誠爾如顧初從東郭先生京中諸友或訛笑謗毀或面斥其過近來亦稍親與先生曰此可見禮義在人良心未泯若顧得許多非笑則將彌縫無暇息并己身同倒了也

右門人祁門謝顧錄

歐陽乾元問曰克伐怨欲不行雖未是仁亦做得個仁的工夫否先生曰為仁的工夫不在

這裏下手克己便是為仁的工夫這個工夫孔門惟顏子知之德對曰仁則自無四者之累不行則私欲病根終是不曾剪除先生曰仁貴何以見仁則自無四者之累德對曰仁者視天下之事皆己之所當為故也先生曰這箇也是仁的影像易所謂君子體仁足長人的心就是那西銘所云的模樣一般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視中國猶一人見不如己者方哀矜憫恤之不暇又焉有四者之累乎故

予嘗為之說曰知分則不克知止則不伐知命則不怨知足則不欲

右門人鄖西朱德錄

嘉靖壬辰楷自京師回入南監乃先謁先生問為學工夫先生曰須是忠信立誠以進德修業存得誠了則發一言是一個事業行一事是一個事業至於接物無非此意若無事時或博攷經典或與良朋善友切磋琢磨自不患不日進于高明矣

問觀書先生曰觀聖賢書須要躬行踐履如論語十九篇紀聖人之言鄉黨一篇紀聖人之行萬世之法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真宗師也如以為我是個秀才何敢效孔子便是自家小了若能厲志學孔子纔為善讀書問塞于天地之間六合是恁的大吾人以眇然之軀何以能塞之先生曰吾與天地本同一氣吾之言即是天言吾之行即是天行與天原無二理故與天地一般大塞猶是小言之

也

或問觀書時此心當如懸明鏡以照之此心如
何得如明鏡先生曰心體本明或為物欲遮
蔽如鏡被塵垢掩也可用藥物擦摩若原體
或雜以鉛錫雖藥物擦之不明須從新鑄過
一番故曰學要變化氣質

先生因論篤信好學曰人之所以若存若亡或
作或輟者只是信不及若信得及如寒之欲
衣饑之欲食自住不得如黃石公之與張良
期于圯橋至於三乃曰孺子可教夫良之所
受兵法爾而况孔孟之道乎昔者孔子信而
好古孟子言有諸已之謂信學者不可不猛
省

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
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個聖賢的肢骸方
是孝順故今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
負父母生身之意也

楷問諸經雖曾讀過久多忘記且讀時記性魯

鈍苦其難而不知其樂何故先生曰當時讀
只徒記誦不曾將來身上體貼做工夫所以
易忘且苦其難處亦近發憤過此則便樂矣
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
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
何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
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
其觀察求取即是窮格之義格式之格恐不
見孔子立言之意故曰自伏羲以來未之有
改也

問意所便安處如何去得先生曰不止一端如
使於飲食衣服居處俱是只是人受病處不
同須是於意所便安處一刀兩段方能為
先生曰子賤之治單父也有出郊數十里而迎
者子賤曰未必賢也有出郊數里而迎者子
賤曰未必賢也有於郭內迎者子賤曰未必
賢也及之單父乃求未來見者師事之此可
見其至公之心不受人諂如之何不得聞善

而治單父邪

問如何方得寡過其肯繁處可得間歟先生曰
人惟為聲色貨利所纏縛如墜于井底一般
須斬去世間一切可愛可惜可喜可慕的心
一於天理便好如日月之明一般此何等氣
象學者須從難克處克將去久之自與天合
不患不寡過也。

凡看論語且須要識得聖賢氣象若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只是一個至公至仁如深山窮谷
中草木未嘗不生如虎豹犀象也生麟鳳龜
龍也生聖人與之為一如有一夫不得其所
與天地不相似觀夫舜欲竝生雖頑讒之人
也要化他並生於兩間要與我一般此其心
何如也

聖人之道極平易近人情只在日用行事間見
得

問學先生曰貴自得如今吾輩詩也讀書也讀
如因書而知詩因詩而知書纔是自得若讀

書只知書讀詩只知詩皆不美

問三正先生曰古之改歲雖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歲首其春夏秋冬之序自仍其舊一年自仍是十二個月但頒歷發號令俱從首月書爾

先生曰所居朋友比前加敬有感化的意便驗得我的進處若只泛泛如塗人一揖而過還未也如有可告者即以已所聞者告之若有所秘於已亦是自私就不廣了故曰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

問聖人亦重名乎先生曰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聖人也重名故齊景公貴為諸侯富有千駟死而民不稱伯夷叔齊無爵無位一匹夫爾民到于今稱之又如嚴子陵其名高過光武屈原之學雖未盡純正其言曰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明如今看來果是如此但名非虛得有實方有名也艾希淳曰有重

名必有重實

先生曰為學須要與直諒多聞的朋友講明道理文字就有得有進經書之外看一部禮書最好禮絕得妄交無妄交則靜定足以進學凡學者謹獨不至未有不入於浮蕩者再牽以無益之朋其引之去不難矣須擇交好友不要說我是秀才他也是秀才我是舉人他也是舉人如此比將去終無進步處須是要以聖賢為期

先生嘗說某初在京未中時有友六七人者馬子伯循崔子子鍾寇子子惇張子仲修馬子敬臣當時相與習禮於寶印寺中令各人弟子為執事人皆以為未中何得如此迂濶不知後方有所執持也

右門人儀真盛楷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一

江北途中語

歸德王廷獻宥久滯有司而未遷則曰苟得京
職卽引疾歸山矣子曰廷獻領數大縣苟使
其民皆愛廷獻如親父母去則立祠雖得卿
相不與存焉夫升沉內外皆在外者也不足
論此道義千古不磨之物爾不見往時卿相
之敗者乎其誰取之邪廷獻與予甚相契言
及此真可一大笑也

再過解州語

先生考尚寶績至真定得遷太常報未至京而
回哭寇司馬于榆次又痛王克孝之歿也由
弘芝抵龍居哭其墓盡哀克孝父經府君請
即其家見書舍書籍及先師漢唐宋以來諸
賢祠嘆曰不意克孝相信及此悲不能止少
焉經府設席過勸託以痰火不飲與坐諸生
皆起勸再以痰火辭及勸之力方曰我為克



原件短缺

P₁ 以后缺

卷之三